

创作者谈

以塑载道 以像传情

吴为山

用雕塑艺术“为时代造像”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立志塑中华历史人物像以立时代丰碑。为此,费孝通先生曾为我题字:“得其神胜于得其貌”。他告诉我:“塑像,要抓住神。”这带给我莫大的启示,也让我坚定了一个理想:用可视的形象,把那些不可视的、写在书本里的、口口相传的民族历史展示出来,让每一尊雕塑都能映照时代精神,体现时代坐标。30多年来,我潜心于斯,塑造了数百尊“中国人”像,从老子、孔子到鲁迅、陶行知、袁隆平等,他们从历史长卷中走出,以无声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艺术是沟通人们心灵的桥梁,人们在对美的感知中展开思想与情感的交流。通过塑造中华历史人物,可以表现中华民族历经沧桑,却始终自强不息、奋勇前进的情操。大概正因此,季羨林先生将我的创作称之为“为时代造像”。

在雕塑“中国人”像的创作过程中,我深感一个民族如果要向前走,没有精神、没有灵魂是不行的。我为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塑像,希望年轻人在与这些人物的每次“对视”中,都能感受到人生的价值和力量。

令我所感动的是,这些塑像不仅在国内受人敬仰,在国际上也广受欢迎。近30多年来,我创作了近600件雕塑作品,其中有50多尊雕塑立于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文化与世界对话的符号。2009年,韩国建立“吴为山雕塑公园”,将我创作的老子、孔子等中国贤哲塑像陈列于釜山仁济大学校园。2012年11月,我的作品到意大利国家博物馆巡展。在布展过程中,意方工作人员看到老子像,立即放下手中的机械工具,用人力将“老子”抬到高高的展架上,以表达他们对这位东方哲学家的敬意。2014年3月,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在我创作的《虚怀若谷——老子》塑像前意味深长地说:“这就是中国。”

2020年1月,意大利达·芬奇博物馆立起一组大型雕塑《超越时空的对话——达·芬奇与齐白石》。由我创作的这组雕塑展现出达·芬奇与齐白石两位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艺术家相视相望、彼此倾听的场景,东西方文化于此对话,象征着人类文明情感的交流。作品揭幕时,全场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意大利国歌,传递出人们对文化共融、艺术共创、人心共通的需求与呼唤。

发挥艺术作品的 美育价值

2014年下半年起,我和中国美术馆同仁开始策划“典藏活化系列展”,将许多放在库房里甚至在课本上都有,但是观众看不到的原作展示出来,满足人民对美的需求。例如,2017年我们举办了“美在新时代——中国美术馆典藏精品特展”,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悉数亮

相。展期正值冬季,天气寒冷,观众依然排起两公里长队等待入馆。在2018年夏季举办的“美美与共——中国美术馆国际艺术作品展”上,来自61个国家的224件艺术珍品同时亮相,毕加索、达利、珂勒惠支等艺术家的作品也在其中。为满足观众热情,我们将参观时间延长到晚上8点,并举办“美术馆之夜”,邀请歌唱家、演奏家、朗诵家表演,有声有色推动美的传播。

中国美术馆的库房是国家的文化宝库,如同银行存款要产生利息,我们要对艺术作品进行梳理和展览,走进人民心中,通过优秀的艺术作品教育、鼓舞、激励人民,这就是巨大的“利息”。这不仅是在作品的活化,也是“人”的活化。与此同时,中国美术馆还在不断充实馆藏,尽力收藏优秀的艺术创作。一个民族要向前发展,要记住曾经走过的路。优秀的艺术作品是中华民族在发展过程中,艺术家把握时代、反映人民心声、用智慧记录历史的结晶,体现出他们对国家、对人民、对河山的热爱。中国美术馆珍藏着大量这样的作品,这些出类拔萃的文化经典,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近年来,中国美术馆通过策划举办高质量的展览,活化经典,吸引观众、弘扬精神,让美融入生活,尽最大可能发挥艺术作品的美育功能和社会价值。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中国美术馆向世界许多博物馆和美术馆送去慰问,得到的回复同样充满温度。可以说,大家不约而同地认识到,这场疫情在世界范围发生,所有人都寄居在一叶扁舟之上,我们应相互理解、相互协作。文化交流可以带来情感的融汇、思想的互动、价值的共鸣。而文化交流的本质,是心与心的交流。我们要用美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在相互尊重中,使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为世界共享,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生成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作者为中国美术馆馆长)



1
2
3

图①:《问道——孔子问道于老子》之老子。
图②:《问道——孔子问道于老子》之孔子。
图③:《超越时空的对话——达·芬奇与齐白石》。

中国美术馆供图

多彩非遗

一块块质地细密的白色棉布上,已画好印度尼西亚爪哇传统纹案线稿,黄铜内胆电热锅里的蜂蜡欢快地冒着气泡,大肚尖嘴铜画笔也准备就绪,制作印尼传统蜡染巴迪克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跨国“巴迪克工作坊”活动:来自中国、俄罗斯等25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师生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与印尼日惹主会场的青年一同制作巴迪克。跨越空间阻隔的青年们和点染着真挚祝福的巴迪克作品一起,将“2021印尼日惹国际巴迪克双年展”活动推向高潮。

蜡染:传统艺术的世界之路

巴迪克是印尼的传统蜡染技艺。“batik”一词源自爪哇语“ambak”(宽布)和“titik”(点)——意指在宽幅的织物上点染图案,如今也泛指由这种工艺染成的花布或由其制成的服饰。2009年10月2日,巴迪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个日子随后被印尼政府定为“国家巴迪克日”,以彰显其保护人类文化遗产、振兴民族传统艺术的决心。于是,除了“千岛之国”的美誉,印尼又增添了“蜡染工艺大国”的美称。

如果你有机会走进日惹的某家手工蜡染作坊,便可亲身体验如何制作手工巴迪克:用蜡滴漏覆线稿正反两面,覆盖所有手绘线条,蜡液干透后清洗一次,再浸入染料池中着色,晾干后用热水煮去布上的蜡,再次晾干后就制成最简单的巴迪克了。这时,原本被蜡盖住的地方依然保留了白布的本色,其他部分则吸满了染料的颜色,靛蓝、黄色和褐色最为常见。如果需要在一匹巴迪克上呈现多种颜色,则需要多次重复前面的工序,这一过程堪称繁复,熟手工匠要完成一件手绘巴迪克,有时需要10天甚至更久时间。

巴迪克拥有悠久的历史:公元5世纪达鲁玛纳卡拉王国时期,当地人用染料制作的服装被认为是巴迪克的雏形,而绘制、穿着巴迪克起初则是爪哇皇室和贵族家庭的传统。后来蜡染工艺逐渐流入民间,14世纪的《爪哇史颂》和17世纪的《列王传》均提及巴迪克在爪哇广为人知。尽管巴迪克的发展深受爪哇文化影响,其发展却并不局限于此。自古以来,巴迪克便在马来群岛地区广为流传,人们很早就有意识地通过贸易活动引入产自印度的优质织物以提升蜡染质量。

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专家团对巴迪克进行了长达数月、足迹遍布印尼全国的考察,发现这门历史悠久的传统蜡染技艺在当代印尼社会依然广泛传承,保持着与传统仪式的重要联系,与人民生活高度相关,技术水平高超,且与现代产业结合紧密。而巴迪克在口头传统的继承、传统习俗的延续和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三方面,更集中体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宝贵价值,对印尼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起到关键性作用。

纹案:人生哲学与文化意涵

巴迪克的制造工艺一般分为手绘和机器印染两类,几乎每种纹案都具象征意义,背后蕴含着丰富多元的印尼民族文化。关于纹案的数量众说纷纭,万隆一家研究所经过研究调查,提供了可能的答案:印尼全国有超过5800种巴迪克纹案。

巴迪克的纹案千变万化,历经岁月洗礼,在民俗仪式中承担着重要作用:婴儿出生后,母亲会用一块巴迪克背巾将其背在身上;当孩子的小脚第一次踏上土地,会踩在洁净的巴迪克上,寓意人生平顺;举办传统婚礼时,新娘新郎的礼服必定包含巴迪克元素,婚庆纹案寓意幸福美满;参加正式活动,巴迪克的纹案和质地须尽可能庄重典雅……可以说,巴迪克陪伴了普通印尼人的一生。

巴迪克风格各异的纹案和主题融入了丰富的本地文化元素,有的源于印尼传统歌舞,有的源自神话传说,每一笔都蕴含深刻的人生哲学,是印尼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

「千岛之国」的文化名片

高诗源

也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下涌动着不竭生命力的宝贵文化遗产。

时尚:展现与时俱进的巧思

“申遗”成功后,巴迪克日益成为印尼人的衣着时尚。巴迪克连锁店如雨春笋般涌现,新式巴迪克服饰不断推出,融入巴迪克元素的鞋包配饰和手工艺品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青睐,展现印尼设计师继承传统的初心和与时俱进的巧思。无论是颜色的选取、成本的控制,还是新纹样、新款式增加,从业者都精心考量、大胆尝试,并通过巴迪克嘉年华、巴迪克展览等活动向青年一代普及相关知识。

在印尼的国家庆典、大型国事活动中,巴迪克经常承载着重要的文化功能。印尼政府承办国际会议时,常为出席会议的各国领导人量身制作巴迪克,并将巴迪克制成手工艺品作为会议礼物,赠送给参会人员 and 媒体。在政府的不懈推广下,当地人也以穿巴迪克为荣。每周五,人们不再穿着西装制服出勤求学,而是改穿色彩明艳的巴迪克,这在凝聚民心、构筑认同感方面起到催化作用。在印尼工作、学习的外国人士都会购置几件巴迪克,用于出席正式活动时穿着,往往能迅速拉近与当地人的距离。

现代印染技术无疑加快了巴迪克走进“寻常百姓家”的脚步,也不可避免地给传统手工巴迪克带来冲击。印尼从业者普遍认为,传统手工巴迪克文化价值高,机器印制的巴迪克普及范围广,巴迪克想要在时代变化中存续下去,应将保护、创新与推广融为一体。近年来,印尼各地逐步将巴迪克行业的发展与本地区的减贫实践相结合:推进技术人才培养,定期举办比赛、展会和公益讲座,提升从业者综合素质;通过助力中小企业,推动巴迪克行业新增就业岗位等。印尼以“文化扶贫”的方式解决贫困人口就业,做出了积极尝试,也为巴迪克这门传统技艺注入了新的发展力量。

巴迪克繁复的工艺与千变万化的纹案中浸染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对物的情感,是印尼民族精神的寄托。一件巴迪克服饰,是穿着者与当地文化最直接的接触,它在印尼人心中划出了存放情感与认同的空间,也因此成为印尼的文化名片,在传承与发扬中走向世界。



邱园随笔

邢雪

拉开棕榈室的玻璃门,一股闷热的湿气扑面而来,眼前一片浓绿,大而舒展的叶片层层叠叠,热闹且欣欣然。光线均匀通透,仰起脖子也看不到光的来源,要拾级而上,这座建造于19世纪中叶的玻璃穹顶才从熙熙攘攘的树冠中浮现出来——各种植物组成的一方热带雨林生机盎然。

棕榈室是邱园最有名的温室,而邱园是英国最有名的植物园之一。这座皇家植物园坐落在英国伦敦西南郊泰晤士河畔,占地132公顷,2003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如此大规模的园子里,活体植物数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约有5万种,占已知植物总数的1/7。英国人热爱园艺,邱园是英国园艺发展的集大成者,有水生花园、树木园、杜鹃园、竹园、玫瑰园、草园、柏园等26个专业园,还有与植物学密切相关的教育研究机构,另有40座有历史价值的古建筑,供游人探幽怀古。

邱园的花木风景美好动人。春末夏初,站在园中放眼望去,高高低低的树木犹如一场自然的交响乐,红杉、橡

树、刺槐、雪松、银杏……有的直插云霄,有的树冠形大如盖,还有的把花枝友好地伸向游人,引得孩子们都想伸出手摸一摸。深深浅浅的绿色中,一簇白,一簇粉,花枝摇曳。“在那棵李树下,盛开着风信子和番红花,还有杏树上含苞欲放的花蕾。走到那棵李树下,我们就会联想到球茎,毛茸茸的、红色的球茎,10月的时候插入大地,眼下已开花结果。”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笔下的邱园花园锦簇,次第花开。

想看身处高山的植物,可以去高山植物屋。植物屋温室远看如同一个大扇贝,这种结构既保证了温室里空气流通,又保护植物免受夏日骄阳炙烤。这里有风铃草、石竹、小薰衣草、报春花等,参差营造出高山小气候中的风景。睡莲馆在夏天很有人气,硕大的王莲叶子如大盘飘在水上,一个孩子坐上去也不会沉,旁边的睡莲袅袅开放,小小的温室里一片静谧。

露天的地方大都是绿油油的草毯和花园。天气晴好的日子,人们阖家出游,孩子们在草地上翻着眼头,鸟儿在

仿。远看这中式宝塔,东方韵味十足,走到近前,却有些不寻常:中国塔都是奇数层,而这座八角塔却是10层。灰墙红轩,塔顶边缘盘绕80条彩色木龙,没有鹿角却长着翅膀,没有鳞片却全身长毛,没有四爪却有两条粗壮的后腿……不过,这座宝塔已经是18世纪的欧洲与中国建筑形制最为相似的仿建。伴随宝塔的落成,中国建筑风也在英国风靡一时。

建筑令人印象深刻的不仅是外形,还有它所承载的记忆。建造棕榈园的时候,英国航海业领先全球。棕榈室用料约1.6万块玻璃和400吨钢铁,其中顶部的玻璃需烧出完美弧度,以保证建筑美感与保温需要,对制作工艺要求很高。正是借助精良的造船技术,设计师们才得以建造出这个巨大的维多利亚式温室,在世界范围内也堪称首屈一指。

历史远去,如今的邱园不仅是市民钟爱的公园,更是一部鲜活的植物百科全书,一间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研究机构。邱园标本馆收集了700万份植物标本,涵盖了地球上近98%的植物属类,其中的图书馆是全球植物学参考书籍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千年种子库则收集保存了全球2.4万份重要和濒危的植物种子。在这里,科学家推动生物分类学等前沿性学科研究,希望能够更加科学细致地认识生物,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未来。